

二程文集

三

二程文集

(三)

程程

顥頤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二程文集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程程

頤頤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E八一八

嚴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榮

二程文集卷之九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壻氏爲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父壻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

納吉

納吉。謂壻氏旣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告日。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一作聽。使又曰。某使某聽命於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日猶言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壻氏告迎於廟。初昏。禮雖云初昏。然當量居之遠近。壻受命於所尊。謂醮而受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或用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女氏之擯俟於大門之外。主人俟於門內。賓降也。下車。擯進揖請事。賓對介對曰。某父稱壻命某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東面。再拜。贊即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於廟。見女先。至於中堂。見女之尊者。徧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爲之。卒食興辭。介以賓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於廟。至於中堂。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壻降立於庭中。北而婦降。自西階。壻揖前導。立於車前。既升而先。俟於門外。導之也。門外。壻家婦至。主人也。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壻退就次。及期。期謂早。贊者引壻入。贊者。壻氏之女相。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壻再拜。男下。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壻盥手於南。壻之從者沃婦盥於北。沃盥以水濯手也。壻搢笏舉婦蒙首。蓋頭。復位。贊者進酌。用常。三酌用盥。姆助婦舉。卒食。相者以壻婦興。說服女之從者受壻服。壻之從者受婦服。燭出。禮畢。女侍待呼於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

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進拜奠贊。還又拜見屬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爲別。是爲見已。若不復特見。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入於室。婦盥饋。舅姑饗婦於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阼階。饗禮謂嫡婦。翌日。壻拜於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此段義有未詳。

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草木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浸。一作侵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競爲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爲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閒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葉、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若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勳。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亦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

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百歲者不少矣。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尙。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旣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概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用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是皆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尙保藏固密。以防損汙。況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彙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尙在。又韓修王城圯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

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裏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汙。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尙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人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後闕

作主式尺。用古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刻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合之植於跌。身出跌上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居二分之一。謂在七寸。粉塗其前後。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外改中不改。

祭禮。程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恐

四時祭

凡祭灑埽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帨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果並菜三飣。或五飣。盞盤匙筯訖。次設香桌。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

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醑。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

始祖祭冬至

祭始祖。灑埽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於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尙饗。三獻如前式。

先祖祭立春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其請先祖祖妣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禴祭季秋

祭禴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一程文集卷之十

行狀 家傳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尙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遙。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

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葦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

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葺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瑩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豫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豫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年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業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

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孫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

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案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本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

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勾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閒。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擬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